

〈古本屋氣質〉

## 舊書店氣質

波多野完治

### 為書貴為浩嘆

在青木幹男編輯《國語教室》雜誌那時期，我是一名愛讀者，特別是第一一八期，內容特別有趣。例如老友仲思庵幸的〈小團隊的新年〉，緒方幾久枝的〈晚學日記摘錄〉等，都是擲地有聲之作。其中，使我產生共鳴的乃是降旗重德所寫的一篇短文〈為書貴而浩嘆〉。這是名符其實的短文，大約只有五、六千字。然而，它帶給我的衝擊太大，當時幾乎喘不過氣來。內容大致如下：

舊書的價錢簡直飛漲得離譜。教育學書籍也不例外，前些天，在神田神保町某書店看到石山修平的《教育解釋學》要價一千八百圓（這真便宜）；可是，鄰近的另一家舊書店竟標價九千八百圓。二次大戰前的國語教育相關書籍，每一本都要三千五百到五千圓。（以下略）

這樣的事真叫人感到震驚。其中的理由，乃是因為從戰前到戰後，我與石山修平十分熟悉，也完全瞭解他的《教育解釋學》是一本名著；並且，我也知曉這一本書又是教育學界的專業暢銷書，石山氏就是靠這本書的版稅而「蓋了房子」的。

其實，「蓋了房子」的說法是有些誇張，實際上，只是「增建」而已。不過，畢竟這本書銷得很好，大約遠超過一萬本。也就是說，出版當時，應該到處都有的。

即使戰爭燒去一些，日本國內應該還會有幾千本留下來吧。那麼，這本書以一萬圓左右的價錢出售，會不會有些離譜？這是使我驚訝的理由。

石山氏的著作之中，最貴的應該是探討西洋教育史的《希臘論》，此書在戰後推出了新版本，但書錢要一萬幾千圓。售價一萬左右的舊書，偶而出現，但大多是弄髒，或書上寫了一大堆東西，誰也不想買。

不過，這本書這麼貴的理由我是知道的，也就是說，石山氏嘔心瀝血寫下的這一本大著（的一部分），當時由目黑書店出版，而且只印了八百冊，這使石山氏大感挫敗。我和石山氏面對面深深感嘆：「越是用心的寫書，越加不好賣呀！」

以此，僅僅剩下一些的書比較貴，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像《教育解釋學》這樣居於暢銷書地位的書籍也賣得那麼貴，實在不能叫人苟同。

這個事實必定是在流通環節中的哪一部分出了問題才會這樣。

### 創業者是愛書家

我認為這個問題出在現在舊書店老闆大多是第二代、第三代，才造成如此狀態。我自己乃是舊書店第二代；戰後，短時間繼承了這個行業，後來便改行做學術研究了。因此，現在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心理感覺我不見得很瞭解，只是，偶而也找來舊書店老闆聊聊。聽了他們的介紹，似乎也加以體會。

創業者乃是因為喜歡書，才做這個行業的，因此，對各色各樣的書也有喜歡、不喜歡的區別。比方說，習慣上用塑膠紙包起來的「寫真集」。特別討厭「寫真集」的人大約很少，不過，一般說來，大約又可以分成「特別喜歡」和「稍微可以接受」兩大類。販賣「寫真集」的舊書店，大致不賣教育學的書籍。總之，喜歡教育學書籍的書店，是把書籍與教育連在一起思考的。那麼，販售「寫真集」的書店，在同行之間等於是一種另類之存在。

然而第二代的老闆只把舊書店當作一種職業，雖說其中對書籍多少也有喜歡、不喜歡的傾向，但他們更重要的方向是以舊書為產業基礎，獨立擴大成巨大事業；也就是說，商業利益才是重點。

以前的舊書店，不以營利為優先考慮。此種想法，多少可能出自自卑、自謙；這同時，也因為他們有一種「只賣自己滿意的書」的矜持。經手自己熟悉範圍內的書，心想其他方面不必介入。

也就是說，以前的舊書店存在著職業貴賤的問題。舊書店的開業也必須申請古物商的營業執照（鑑札），所以，可以說是一種「二手傢俱商」，也可以說是賣破銅爛鐵的。如此，以前的舊書店有其卑賤和自負。

時下，乃是職業無貴賤的時代。雖然是舊書店，也是堂堂正正的職業，絕對不是什麼卑賤的事。

這一來，買低賣高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而遇有需要，自然就水漲船高。相反的，就降價。這情況與其他商品並無不同，只是照一般商業的常理做生意而已。

這一套道理，大約就是第二代老闆做生意的方式。這沒什麼好壞、對錯的問題。不僅受憲法保障，也是現實社會的普遍常理。

以前的舊書店擁有舊書店的一套守則，例如，將這種書擺在店門口賤賣令人於心不安；或是「本人絕不賣什麼寫真集！」這樣的風骨。時下的第二代，相反的，在職業無貴賤的前提下，在他們心目中，凡是賣得好的，都是好東西；賣不動的，都是髒腳貨。

### 如何改變買書策略

那麼，瞭解這些道理以後，身為買書人的讀者，自然也要配合這些道理，改變買書的策略。

首先，賣書，必須想像跟賣破爛一樣。這一點，就稍稍認真讀書、知道書籍之可貴的人而言，實在是很難為的。可是，這時候不能在頭腦中轉換思考的話，便無法與舊書店第二代老闆「交涉」了。

「這麼好的書，出這樣的價錢？」——不禁這樣想。一旦心裡這麼想，那舊書就賣不成了。不要的書，全部是廢紙而已；其中也許有一些稍微值錢的；但是，總而言之，這些都是「不要」的書。

第二代老闆的收書方式大致把書籍區分為兩類——可以一一出價的書，以及其他的書。

在此大原則下，小說和文學書的初版，可以一本一本出價；其他書籍就一堆一堆的兩百、五百出價。最後合起來計算：「總共三千圓好嗎？」

在一大批書籍裡，就算石山修平的《教育解釋學》也在裡面，對舊書店而言，只是一種「意外」的賺頭而已，原來並不知道。

因此，出售舊書時，倘若是專業書，最好找專門書的書店。一般而言，教育類書籍都被當作廢紙看待，因此，你要認定廢紙價錢才好。

我自己受不了這一套折騰，所以教育類書籍全部送給我執教的大學。由於教育類書籍與現實社會息息相關，內容很快就過時。這與政治、法律類舊書很便宜的道理相同。

那麼，買進時該怎麼辦？這個嘛，也只好遵循近代產業的常理而來，別無妙方。

降旗氏好像在神田神保町的「某一家店」挖到《教育解釋學》這個寶，可以說是很大的幸運。這大約就是好機緣吧。

因為，想要在神保町舊書店挖寶，套句佛經的話說，那大概就是：「有如大海中的盲龜，遇到漂流木的洞口。」神田神保町的舊書店，老實說，它們乃是日本全國舊書店的模範，每一家舊書店都注目舊書動態。在這種情形下，想挖到寶是難上加難。因此，那大概是一家對教育類書籍毫無所知的書店。

想找比較便宜的舊書店，那要捨棄神田神保町，走一走稍微偏僻的地方。首先，到早稻田一帶找文藝書、哲學書應該是很划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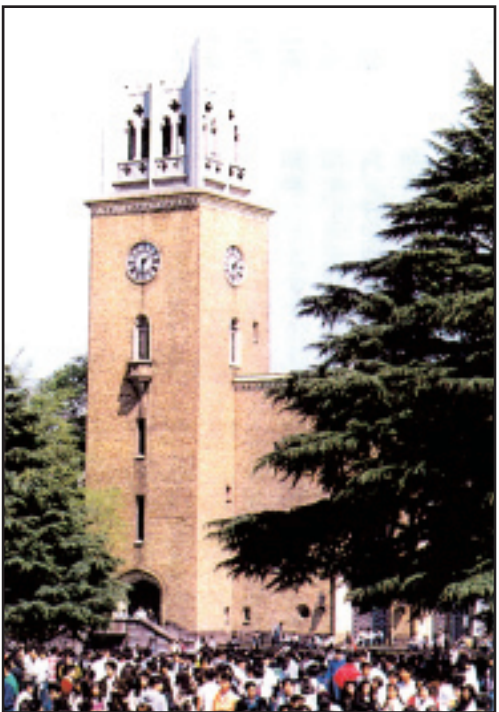


早稻田舊書店街之海報。

這一帶理工科書籍沒什麼，但是正因為早稻田大學文科是大招牌，許多家書店裡文學類書籍相當齊全，並且價錢方面比神田神保町便宜二成。

可是，因為是和第二代老闆打交道，只找一家可能信不過，不妨跑二、三家，將同一本書比較便宜的買下。需要有此種心理準備較妥當。

便宜的書店，大多是好久以前標的價；某一本比較便宜，並不代表全部都便宜。也就是說，現在的第三代經營者因為是「好人」，所以把價錢定低一點。他們按照近代經營原則來定售價的。只是偶然因為不瞭解而定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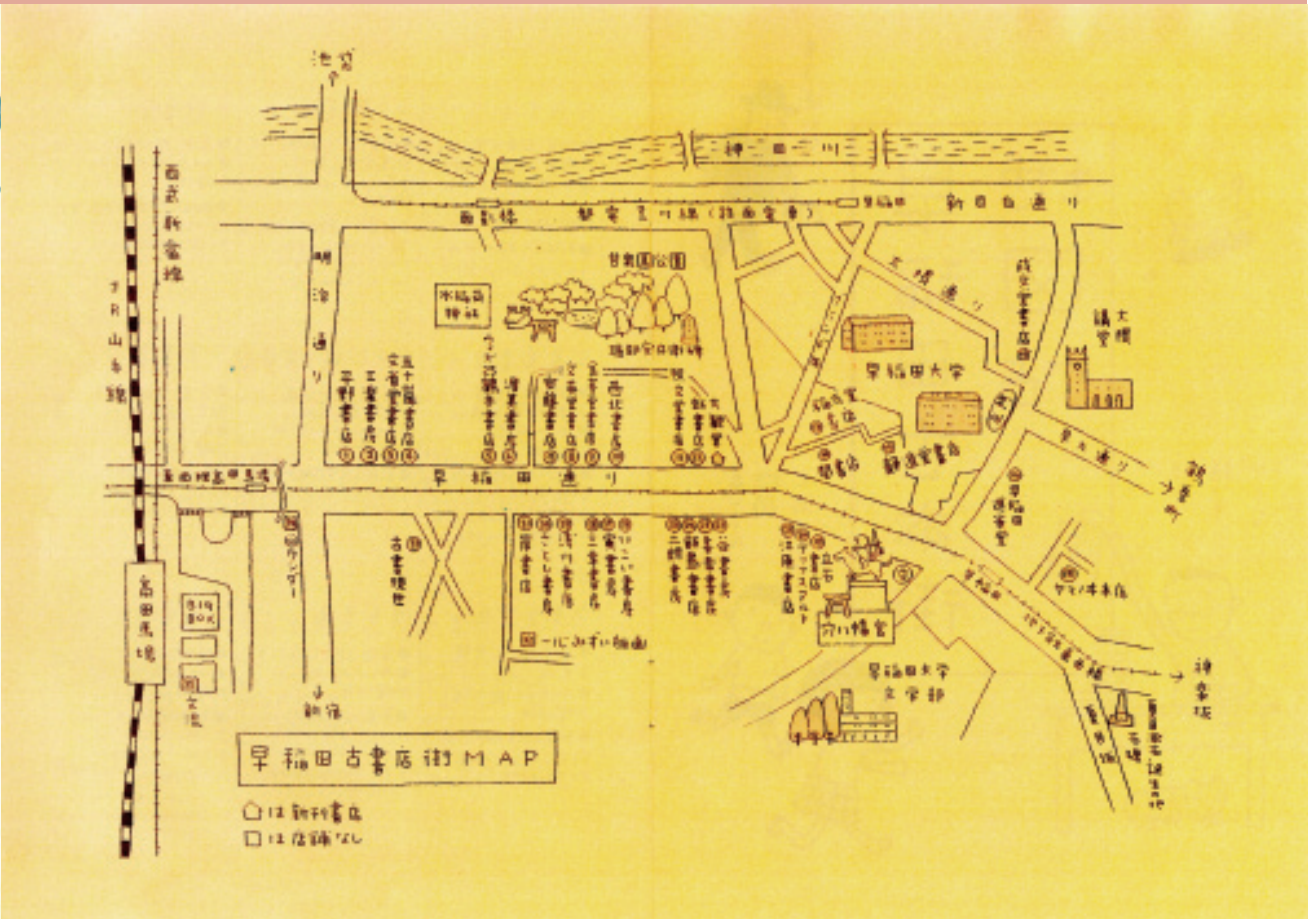
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附近都有許多舊書店。這是早稻田大學地標建築「大隈講堂」（禮堂）。

太便宜，或者是多年前定定的價錢，現在相對變便宜了，如此而已。

像我這樣出生於明治年間的老人，我們覺得往昔的舊書店氣質令人懷念。老闆為我們減價的好意令人感動。然而，時下已經不是那種時代。

◆ 本文譯自波多野完治之《古本屋氣質》，刊登於《總合教育技術》（一九八六年一月），小學館出版。

◆ 波多野完治：御茶水女子大學教授，教育學者。波多野教授文中所提到的神保町書店主，目前大多已傳承至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在神保町一帶地價、房租一直上漲的社會情勢，實屬難能可貴。



早稻田是東京市內另一處舊書街，書店老闆向井透史出版了這一本《早稻田舊書店街》。

早稻田舊書店街地圖。



舊書店街今昔。古書街いまむかし

神保町書店街（靖國大道旁，林景淵攝）

一九一三年出生的攝影家石川光陽的攝影集《昭和的東京——當時的市街及風俗》（一九八七年，朝日新聞社出版）有一張一九三四年拍攝的神田神保町舊書街照片。二層樓建築，小小的店面，這樣的舊書店一家連一家，這就是所謂「銅版建築」的房子。照片中可以看到「舊書高價收購」、「主婦之友」等商業看板，也有海報。穿學生制服的學生走在街上。逆推回去，這已經是大約六十年前的照片。看了照片，固然令人懷念，其實，更令人驚訝的是——意外的，那街景如今也沒太大改變。舊書店店面、書的陳列方式等，幾乎跟現在一樣。「銅版建築」目前還存在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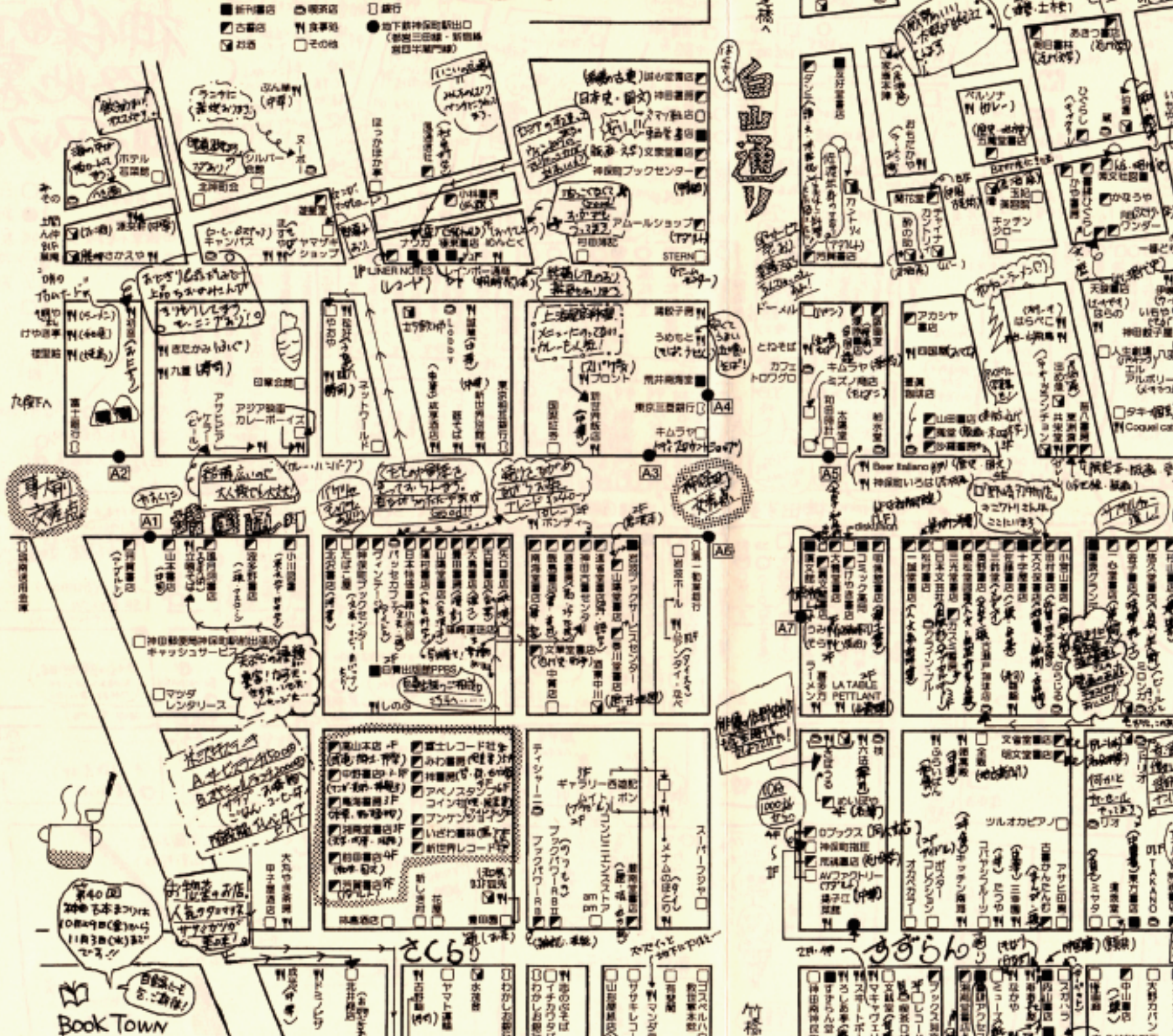
當然，神保町舊書街近年來有很大改變。增加了滑雪用具店，大手町（地名）的辦公大樓也向這裡延伸過來，舊書店逐漸少了。要強調其中的變化也自有道理，然而，保持昔日風貌的也有。在今天，實在令人感動。在市街急速變化的過程中，也有少數人保持舊有理想。

右圖：神保町書街所編印的書店型錄，裡面收錄了各家書店，並且分有文學類、古典籍類、歷史類、思想宗教類、外國書類、社會科學類、自然科學類、美術版畫類、趣味藝術類等細項。





# 神保町路地裏MAP



神田古書店地図帖

古書店名簿・主要取扱品目

平成14年10月現在

---

国文学・近代文学・名家・文壇内華物

**八木書店古書部**

〒101-8451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1  
TEL 03(3291)8221-2  
FAX 03(3291)8223  
E-mail konyo@books-yagi.co.jp  
http://www.books-yagi.co.jp/antq

「BOOK TOWN神田」http://www.book-kanda.or.jp

神田古書店地図 (2003年編印)。



其實，舊書店街意外的沒有太大變化。這種情形，在反町茂雄的《一古書肆的回憶》（一九八六年，平凡社出版）書中可以瞭解。反町茂雄於一九二七年自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進入神保町舊書店一誠堂，成為一名住在店裡的店員。他對當時舊書店街有以下的描述：

一九二七年當時，神保町大街上中央行駛著電車。從交叉路口到駿河台下（地名），排列右側的舊書店接近三十家。目前則有二十三家。各家店分別有很大變化，總店數其實只少掉一點點而已。不過，另一方面，賣新書的書店倒增加了一些。

一九二七年以及大約六十年後的神保町大路右側排列在一起的舊書店，「只少掉一點點而已」。也就是說，市街的樣子，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目前還跟往昔沒太大差別。正因為如此，現在翻閱石川光陽在一九三四年拍攝的「神保町舊書店街」照片，才令人驚訝——好像跟以前沒有太大不同。在東京市街變化情形隨處可以舉出來的現在，神田舊書店市街幾乎與往昔一樣，應該可以算是很特別吧。

實際上，以我自己的親身體驗而言，從神保町交叉路口往駿河台方向，排列在右側的舊書店，在那裡出入的人和店舖，與一九六四年奧運那一年，也就是我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不同。一誠堂、巖松堂、田村書店……都是老樣子。田村書店門口堆積的各種全集，那情形真是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永遠不變。此種永遠不變，目前依然存在於東京核心地帶的現象，真叫人感動。

蛇足之言：其實東京中心地帶與三十年前幾乎一樣的地方還不少。銀座大道是其中一處，有樂町車站和瑪利翁之間的飲食店街也是。有樂町高架橋下的烤鳥小店街，這三十年幾乎也沒改變。東京都市的內涵意外頗有深度。

高我一班、是昆蟲迷的法國文學研究家奧本大三郎離開大阪，到東京上大學。他說，最大的樂趣就是逛神田的舊書店街。以下是他寫的文字：

從學校回來，稍稍午休一下，到黃昏時分，便外出到神田街上散步，都營電車發出「叮、噹、噹」聲響，簡直像老房子裝上鐵輪子一樣的模樣，發出巨響開過去。雖然天然還是熱，不過，夏日終於即將消失，快來到秋天的時節。走在全是陌生人的路上真是爽快。並且，那兒有收藏古今、東西古書，房舍巍峨的舊書店。登上寬闊的樓梯，連每層階梯都堆滿一捆一捆的書籍。二樓陳列著滿滿的西洋書。

（《以書為枕》，一九八五年，集英社出版）

這一段話乃是一九六三、六四年前後的回憶文字，內容提到的都營電車倒是消失蹤跡了，然而，「收藏古今、東西古書，房舍巍峨的舊書店」，當時的情況，如今卻也沒改變。

說起來，舊書店街真的和以前沒有太大不同。這件事倘若和電影院一比較就很清楚，「神田」這地方在永井荷風的《濶東綺譚》書中出現過。明治最早的電影院「錦輝館」便是在這裡，此地可以說是電影院的發源

地；因此，以前有好多電影院。

我在一九六三年補習了一年，上的是駿河台補校，當時極少的樂趣之一就是補校上課結束回來的途中，轉到神保町看一場電影。最常去的乃是「神田日活」（今村昌平的「日本昆蟲記」就是在這裡看的），以及從御茶水車站往萬世橋方向沿電車路線下坡，在右方角落地帶的洋片電影院「名片座 Cinema Place」（「希貝爾的星期日」就是在這裡看的）。其他，到最近以前還留下建築物的「東洋Kinema」（好像是大映公司連鎖店）、駿河台下的「南明座」，以及另一家在駿河台下的「Kado座」。

如今，這些電影院一家也沒了。「東洋Kinema」的房子去年消失了。比起電影院的式微，舊書店街之能夠保持原貌，不是值得驚訝嗎？這是舊書的魅力嗎？

隨著電影院的消失無蹤，另一方面，電影專門的矢口書店，舊劇場說明書、登載電影各種鏡頭的書籍居然熱門起來了，這真像舊書店氣氛，電影似乎藉由活字和照片被保存下來了。身為電影迷的我們，最常去的便是這一家矢口書店。

倘若允許我多寫一點點我自己的回憶的話，上補校時，印象最深的，除了電影院以外，還有一樣，那便是餐館。由於當地是學生街，招攬學生顧客，好吃又便宜的店家真是不少。賣定食的、賣咖哩飯的、賣油炸加飯的、賣湯麵的。當然，啤酒屋「南棕」是高檔店。不過，偶而去一誠堂後面巷子裡「Kitchen南海」吃一份炸豬排咖哩飯，已經是最大享受。

有關神保町有好吃又便宜客飯的記憶的，當然不只我一個人。位於吉祥寺（地名）的藤井書店老闆藤井正，在所著《我的舊書人生》（一九九三年，日本古書通訊社出版）書中，除了關於書的話題以下，也常常談到吃的經驗。

從家鄉大分縣舊制中學轉學的藤井正，一九三二年來到東京，由於喜好書，因此進入神保町的巖松堂工作，一天工錢五十錢。他說，第一次在猿樂町「牛奶新店」吃的中國味湯麵和烤鳥，永遠忘不了。

藤井正在書中把當時好吃又便宜的神田一帶的餐廳介紹了很多。以下是這些店名：

鈴蘭街上很少進去的『中華第一樓』；老同事常常招待去吃的『米久』，這一家店有好多留著日式髮型的年輕女孩忙來忙去的。什麼都有，又便宜的『須田町食堂』，炸牡蠣的『奧土瓦』，這兩家也是常去光顧的。

如此這般的，餐館一家接一家的從記憶中呈現出來。這可以充份明白當時神保町是多精采的飲食街。因為學生和青年人比較多，所以便宜又好吃的餐飲才比較多的吧。藤井正工作的巖松堂，當時是供應午餐的，所以流傳了一句：「巖松堂遇到五號就有炸豬排。」

神保町一帶有很多餐廳這件事，一九〇四年誕生於神田猿樂町的永井龍男，曾出版《東京的巷弄》（一九九一年，講談社出版）。從他的描述中也不難明白當時的情況：

（神田）這裡的特色，從彼時開始，學生就很多。因此，各級學校、書店、學生公寓相當多。書店之中尤其是一家家的舊書店，到今天依然還是神田的特色。此外，牛奶飲料店、供應炸豬排和咖哩飯的西式食堂，也有紅豆湯、湯麵的布簾。到了晚上又是另一番景象——舊書店擺起三錢、五錢一本的攤子；柳樹下，點著微暗燈光的攤子賣著用舊報紙包起來、油味很重的「今川燒」。

從上面的描寫可以瞭解到，舊書店和大眾化餐館兩者構成了神田的風貌。事實上，對我們這個年代的人而言，逛過舊書店街以後，能夠像吉田健一一樣的到「蘭烟」喝一杯啤酒的話，那真是小小的美夢。

其實，目前的情況也差不多。靖國大道南側，有一家「日本文藝社」夾在許多家舊書店之中。去年，我在這裡出了一本書。洽商的事情結束以後，和編輯人員去「蘭烟」喝一杯啤酒，依然可以感受到和吉田健一一樣的感受。

抄錄永井龍男的《東京的巷弄》文字時，發現以前和現在的神田一帶有一些不同。這就是夜晚的景象不一樣。

永井龍男的記憶是從明治到大正（一九一二年——）時期的情況。如上文抄錄的：「到了晚上又是另一番景象。舊書店擺起三錢、五錢一半的攤子；柳樹下，點著微暗燈光的攤子賣著用舊報紙包起來、油味很重的『今川燒』。」可見，當時的夜晚是熱鬧的。這一點，我覺得以前比較有意思。現在的神保町夜晚太冷清。大概是到了晚上，人少掉很多的緣故吧。過了夜晚七點，大半的舊書店都打烊了，過路行人也少了很多。這一

點，店家是否可以設計讓晚上熱鬧一些呢？

再談談餐館的事。神保町一帶，以前和現在，便宜的大眾化餐館很多，有許多人都提過。這一點，神保町確實以前和現在都沒改變，乃是「無變化的市街」。

以《卡迪斯的紅星》獲得直木獎的逢坂剛，寫過一本《站立在十字路口的女人》（一九九二年，講談社文庫），這是一本冷血文學作品。書中的主人翁岡坂神策是一名私人偵探，由於辦公室設在神保町街上，因此，他成為喜歡逛舊書店的有趣人物。一有空，就鑽進舊書店。對西班牙革命以及電影方面的書籍十分熱衷。並且，「我」——岡坂神策對咖哩飯餐廳自有一套看法。以下是一段讓人感到愉快的文字：

神保町一帶有很多咖哩飯餐廳。往九段下（地名）方向去，馬上看到左側『古書中心大廈』，那二樓上有一家歐式的『玻迪』。舊書店一誠堂後面有便宜又好吃的『高岡咖哩』。這些都是我常去的店。

不僅在神保町找舊書，也在附近找一些大眾化西餐廳吃飯並以此為樂的人——讀了這一段文字以後，難免就引起會心的微笑。

紀田順一郎也在所著《散步舊書街》（一九九二年，福武文庫）中，提到一九八三年前後，面對「抄地皮的跳梁」，「舊書店老闆顯示最大決心，要堅持到底」。想要把



神保町培養了無數舊書迷，這是紀田順一郎的《我的神保町》。

市街長期維持不變，是必須付出很大的努力的。這一點，我們對神保町舊書店表示敬佩。

有關神保町，有兩件有趣的插曲故事。其中一件寫在有馬賴義的自傳體小說《少年之孤獨》（一九六三年，角川書店出版）。

二次大戰期間，有馬賴義想到自己的生命已經來日無多，死去前想自費出版一本小說，作為曾活在人世間的證明。然而，一九四四年的戰爭末期，沒有一家印刷廠會答應這件事。這時候，一位在神田經營一家小印刷廠的老人，認同有馬賴義（小說中自稱帶刀康夫）堅持「即使一冊也好，非要以活字方式流傳下來不可」的心意，於是對有馬說：「如果你自己願意來我這裡撿字，一本書所需要的紙張，我設法張羅。」（戰爭中紙張申請不到）有馬賴義心裡存著此書等於他的「遺書」的想法，天天到神田那家印刷廠去撿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空襲，印刷廠付諸一炬，老人也命歸西天。

永井龍男的父親曾在神田的一家印刷廠擔任校對工作。神田是舊書店街，同時又是印刷廠集中地。也就是說，此處是書的製造地。有馬賴義的《少年之孤獨》告訴了我們這件事。

另一件有趣的軼事是藤井正《我的舊書人生》中提到的戰爭中的回憶。

一九四四年年末，三十五歲的藤井正被徵召入伍，被任命為「岩國海軍航空隊海軍整備上等兵」。那時候，他的上司是只有二十四歲的中尉飛官。這位軍官知道藤井正曾在神保町舊書店工作以後，突然對他十分親切，說道：「神保町，你講的事真令人懷念啊！」後來，某一天晚上說：「我來試試從三省堂開始，到九段下依順序先後的舊書店店名。」

——大屋書店、東書店、東陽堂、玉英堂……依序列舉了舊書店。

這一位中尉的學生時代喜好逛舊書店街。不久，留下了「我跑到神保町一家一家蒐集來的書，真想再好好看一遍。」這麼一句話而陣亡了。

神保町一帶，表面上變了許多。不過，許多愛書人的記憶依然存在人世間，這一點使我們覺得它的往昔和今日差不多。石川光陽於一九三四年拍攝的「神保町舊書店街」畫面上的學生風貌，是往昔的學生；同時也可以是今後的學生風貌。

◆ 本文譯自川本三郎之《古書街いまむかし》，刊登於《圖書》（一九九三年七月），岩波書店。

◆ 川本三郎：作家。本文中所述的神保町面貌，目前也大致相同。又，近年來，「每日新聞社」每年推出一本介紹神保町專輯；二〇一一年起，神保町舊書店公會團體（古書店連盟）也獨自編印介紹專書。